

張政烺

論易叢書

張政烺 著

李 零 等 整理



中華書局

1382979

張政烺
論易筮
彙



張政烺 著
李零等 整理



中華書局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82979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政烺論易叢稿/張政烺著;李零等整理. - 北京:中華書局,2010.12

ISBN 978 - 7 - 101 - 07668 - 4

I. 張… II. ①張…②李… III. 周易 - 文集 IV. B221.5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12438 號

-
- 書 名 張政烺論易叢稿
著 者 張政烺
整 理 者 李 零 等
責任編輯 石 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1½ 插頁 4 字數 300 千字
印 數 1 - 1000 册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7668 - 4
定 價 76.00 元
-

《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叢書

編輯委員會

顧問：李學勤 劉大鈞 楊炳旭 王忠道

主任：郭引強

副主任：李萬厚 趙金昭 蔡運章 董延壽

委員（依姓氏筆畫為序）：

王子今 王昌燧 史家珍 劉正 喬棟 李零

李萬厚 宋鎮豪 連劭名 嚴輝 吳少珉(女)

周立 周建亞 張建文 席昇陽 尚惠民 趙穎

趙金昭 郭齊家 郭引強 高永坤 韓玉玲 韓自強

董延壽 蔡運章

主編：郭引強 蔡運章 周建亞

副主編：李零 連劭名 劉正 史家珍

編輯部主任：蔡運章

副主任：史家珍 李新紅(女)

成員：郭朝卿 趙曉軍 吳業恒 刁淑琴(女)



圖一 六六一六六一甗(1976年陝西岐山縣賀家村113號墓出土)



圖二 八八六八鼎(上海博物館藏)



圖三 鳳雛卜甲(1977年陝西岐山縣鳳雛村11號灰坑出土)




圖四 張家坡卜骨(1956年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



圖五 齊家村卜骨(1980、1982年在陝西扶風齊家村採集)

自述

張政烺

我所作的與古文字研究有關的第四類工作，是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周易》。早在宋代重和元年（1118年）湖北孝感出土了六件西周初期銅器，其中一件稱《中方鼎》的在銘文末即有，因為學者不能識讀，故稱之為“奇字”。近幾百年公私收藏銅器中，也有這類帶“奇字”的銘文。至本世紀三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這種“奇字”是族徽的看法。1950年以後，在殷墟與長安張家坡西周遺址出土的卜骨上也發現了這類“奇字”。唐蘭先生對此提出了看法，認為這是“用數目當作字母來組成的”一種文字，並認為是氏族符號。而我則將這些“奇字”與《易》卦聯繫起來，其原因是因為我自1974年參加整理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周易》，常和一些研究《周易》的書接觸，對古代的筮術做了一些專門的研究。周初筮法現已很難弄清楚，但在一些後人寫的書中仍有記述，如王充《論衡·卜筮篇》、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朱熹《周易本義》後所附《筮儀》，這些文獻雖後出但也可能有較古的來源。有這些想法，便逐漸將上述銅器銘文末尾的“奇字”與《易》卦聯繫起來，並產生了一些初步看法。1977年，我見到了陝西岐山縣周原出土的卜龜。1978年12月，在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討論會上，聽徐錫臺同志講《周

原出土甲骨文字》，又提到周原甲骨中約七八片有“奇字”，有個銅甗也有這類“奇字”。聽衆中有人問我這種“奇字”是什麼字，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在第二天會末空閑時間作了《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講話，但是當時手頭無書，無從作深入闡述，只是初步提出了解決這些“奇字”的一些思路。認爲“奇字”即是《易》卦，銅器銘文中三個數字的是單卦（八卦），周原卜甲上六個數字的是重卦（六十四卦），並當場把周原卜甲上的數字變成陰陽爻，在黑板上寫出相應的別卦名稱。講完後，大家鼓掌通過。回京後，才進一步收集材料，把歷代著錄金文的書籍又徹底檢查一過，同時又看到考古發掘出土的許多新材料，遂加以考證，把初步結果寫成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下簡稱《試釋》）。因正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展覽，並舉行學術討論會，邀我參加，於是將此文提交作爲會議論文（後收入《考古學報》1980年4期）。在此文中我彙編了甲骨、金文中的《易》卦材料32條，指出當時還沒有陰爻（--）陽爻（—）的符號，而是用數位表示，奇數是陽爻，偶數是陰爻。文中即依此原則寫出了《周易》的卦名，指出32條材料中有168個數字，其中“六”字出現次數最多，其次是“一”字，但“二”、“三”、“四”皆是零次。推算“二”、“四”併入“六”，“三”併入“一”。這樣做估計是爲書寫時便於區分。占卦實際使用的是五個數字，記錄出來也只有五個數字，說明當時重視陰陽，具體數目並不重要。文中還對周初的筮法做了推測，並討論了卦變問題，探討了《周禮·春官·太卜》中所言“三易之法”之一的《連山》，認爲周原卜甲、張家坡卜骨以及一些金文中所見西周初之《易》卦，皆屬《連山》。繼此文後，我又寫了《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輯）對殷墟卜辭中與傳世銅器銘文中所見到的四個數目字的卦的性質作了探討，認爲是易卦中的互體，四個爻當作一個卦。仍與上舉《試釋》一文所得結論相同的是，三

個四爻卦使用的數目仍是五、六、七、八，也無二、三、四，說明可能出於一個來源。後來我又根據新發現的西周甲骨和楚簡資料，發現卦畫中有“九”字，這是因為八卦創始於東方，“數以八紀，故所用數字止於八”。傳到西方，而“西方人數以九紀，九字遂進入筮數之中”，乃是一個民族化的問題（見《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載《中國哲學》第十四輯）。這種變化被《易經》繼承下來。

這幾篇論文皆主要是研究甲骨、金文中的《易》卦的，但為什麼青銅器銘文上會有卦？我則根據文獻，推測器銘有卦是因為周初作邑需占卦，因此用卦名稱呼新邑實屬可能。而且這種用數字組成的卦不僅是邑名，也已是氏名，即以邑為氏。這樣解釋，即對周初《易》卦研究中從史學角度提出的一個難題做了回答。這種看法按之古書，大抵相合。

摘自張政烺《我與古文字學》，原載張世林編《學林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85—305頁

寫在前面的話

——讀《張政烺論易叢稿》

李 零

2005年1月29日凌晨1點55分，張政烺先生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九十三歲。他的墓地選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裏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國維在其北，鄒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紅柳綠，我們會去祭掃。他的墓碑，就像他的為人，樸實無華，上面寫着他的人生信條：“真誠求實是為人為學之本。”

張先生是一位年輕的“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劃分為四個階段：

(1) 1936年，他從北京大學（下文簡稱“北大”）史學系畢業後，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文簡稱“史語所”）工作過十年，對史語所圖書館（今傅斯年圖書館）的建設和保護有大功。在他的回憶中，押解史語所的圖書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①。

(2) 1946年，他從重慶回到他的母校，在北大史學系任教，當

^① 參看：張政烺《我在史語所的十年》，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846—850頁。

過十四年教授，為北大培養過許多優秀學生，然而北大卻是他的傷心之地^①。

(3)1960年，張先生被北大解聘，調到中華書局當編輯。當時，很多調到中華書局的老先生都屬於“有政治問題”的人。師母說，他很傷心。他賭氣說，他要到農村開照相館（因為編寫《中國歷史圖譜》，當時他在迷攝影）。1963年2月5日，張先生被任命為中華書局副總編，然而他卻從未到任，而是待在他長期兼職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77年5月後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下文簡稱“歷史所”）^②。

(4)從1966年以來，他一直是歷史所的研究員^③。

張先生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古代史。他上過北大，從馬衡、唐蘭學，深受清代金石學和羅王之學的影響；進過史語所，也繼承了史語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歷史語言的傳統；解放後，他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注重社會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較研究，眼界更為廣闊。在史學觀點上，他一直主張魏晉封建論，從未動搖。他特別重視古文字的研究。羅王之學的傳人，唐蘭先生那一輩是第一代，他和陳夢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語所的老人。

遺體告別會那天，學術界的方方面面來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臺灣方面，史語所的所長王汎森送來了花圈。

① 參看：張政烺《我與古文字學》，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851—866頁。

② 從1954年參加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起，張先生就是該所的學術委員（從1950年起，他也一直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學術委員）。這裏的有關細節，各書記載不大清楚。為此，我請教過張永山、王世民、吳榮曾三位先生。這裏的年代是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人事處的同志查閱張政烺先生的人事檔案而定。又承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先生示，中華書局至今還保存着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商調函（1960年6月10日）。

③ 參看：張政烺《我與古文字學》。

回想當年，我讀研究生那陣兒，史語所的老前輩，很多人還在，夏鼐先生還在，尹達先生還在；羅王之學的傳人，中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除郭沫若、董作賓、陳夢家走了，別的老前輩，差不多都在^①。

說實話，我有個錯覺，一直有個錯覺，這些先生始終都是“老先生”。當時我們只把這批先生叫“先生”，年紀輕一點兒的只叫“老師”。但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麼老。比如，就拿張先生來說吧，他在紅樓整理組時，不過六十二三歲，和我現在的年齡差不多；帶我讀書時，也只有六十七八歲。

在我們稱爲“老先生”的古文字學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輕的了。

1979年，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蘭先生讀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張先生。這以後，秋風蕭索，大樹飄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濟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後，就連張先生也撒手人寰，離我們而去。

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二

老師走後，留下一部研究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稿子，放在一個大紙盒裏。師母把它託付給我，要我負責整理。這部文稿，現在已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即紅色大開本的《馬王堆帛書〈周易〉

^① 當時只有大師，沒有“大師熱”。現在相反，只有“大師熱”，沒有大師。

經傳校讀》一書。整理經過見我的整理說明，這裏不再重複。

現在出版的《張政烺論易叢稿》，是彙集張先生研究易學的所有文稿。

全書分上下兩編：

上編是先生生前已經發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有關，三篇與商周數字卦有關。

下編是先生生前未曾發表的遺稿，即上述《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一書的排印本。

最後，我們還在書後加了三個附錄：

附錄一是摘自中國古文字研究會首屆學術討論會（長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會議紀要（即《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術討論會紀要》，《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8頁），這篇紀要記錄了張先生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最初提出他對數字卦的想法。我認爲，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錄。

附錄二是外國友人的紀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讓我轉交張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寫於2000年1月14日，我曾把它翻譯出來，收進張先生九十壽辰紀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張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給《古代中國》（*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號）寫的訃告，我也把它翻譯出來，收入此書。

吉德煒教授是美國最著名的甲骨學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國很有名的古文字學家，他們都對張先生的爲人和學問表示了由衷的欽佩，特別是張先生對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們視作張先生的最大學術成就。

附錄三是記上述紙盒內的其他材料，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個紙盒裏，對理解張先生的思路或許有幫助。

最後，我從張先生的自述《我與古文字學》中摘錄了一段話，是

他自己講自己對易學的研究，作為全書的引子，放在最前面。

三

古人說，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我想，讀張先生的書，首先要瞭解他的為人。

第一，他是個老實人，少言寡語，非常低調，老實到近於木訥。

第二，他深居簡出，很少串門。散步，總是舊帽遮顏，低頭而行，避免和人打招呼。

第三，他不愛爭論，更不會攻擊別人，對別人的傷害，從不分辯，哪怕是最傷自尊、最受侮辱的事。

第四，他樂於助人，材料、想法都可送人，從不搶材料、搶風頭、搶發明權。

第五，他羣而不黨，不傳衣鉢，不立門派，沒有自己的學術隊伍。

張先生不善言辭，講課總是敲腦瓜。

夏含夷教授回憶，1980年，張先生在伯克利開會，有個與會者催他，讓他快點講，他用濃重的山東口音說，我這個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飯吃得很慢，說話也說得很慢。

由於他憨態可掬，美國漢學家稱他為“大娃娃”。

在我腦海中，有個形象，一直忘不了。他愛逛書店，直到很晚，還在買書，胸前總是掛個綠色小軍包。

忠厚篤實，勤勤懇懇，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說，他是難得的好人。

好人比什麼都重要。

至於為學，我不想吹捧自己的老師。我想說的只有一點，讀他

的書，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個執着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並不是什麼鐵板釘釘、顛撲不破。他的想法是個開放的探索過程，既對別人開放，也對自己開放。他對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終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當最大享受，因此從不以“終結者”自居，把自己想像成什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集大成者，既終結了別人，也終結了自己。

回顧張先生的學術生涯，易學研究無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這裏，我想把我近年的學習體會講一下，也順便對某些誤解和曲解澄清一下。

四

中國的古書，有些很難讀，也很枯燥，誰都着迷，誰都不讀，《周易》是典型。着迷是迷算命，不是爲了研究。

古人說，孔子老而學易，老有多老？據說只有五十歲。

張先生也是老而學易，比這個歲數更大。

張先生淹通經史，從小就熟讀古書，其中也包括《周易》，但他沒有興趣。他說：

我幼年討厭《周易》，曾經認識懂《周易》的人而沒想學《周易》。老來整理帛書《周易》，腦力已衰退，不能有所發明，只求無大過而已。隨着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對古代筮法產生不少新的想法，坦率的發表一些膚淺的意見，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資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